



匈牙利凱奇凱梅特與希可洛斯駐地之旅

Ceramic Journeys in Hungary: ICS, Kecskemét and Baranyai Alkotótelepek Kht

文／邵婷如Shao Ting-ju (陶藝創作者)・圖片提供／邵婷如、ICS

1998年我於日本陶藝之森駐地的同時，創作作品於陶藝之森當代陶藝美術館展出，匈牙利陶藝家瑪麗亞・蓋絲勒（Maria Geszler）於訪日期間參訪美術館，隨即邀請素昧平生的我參加隔年於匈牙利凱奇凱梅特國際陶瓷工作營（The International Ceramics Studio, I.C.S.）舉辦的陶藝工作營；其後幾年，我拜訪了一些不同的國家，2008年受邀於巴蘭亞藝術創作工作營（Baranyai Alkotótelepek Kht）創作營駐地時再度回到匈牙利。當我著墨於描寫匈牙利的創作經驗的回憶時，不單因為這兩座國際性的陶藝工作營深具歷史意義與陶藝文化背景的特色，更重要的，這兩座陶藝工作室當年的成立，正是一群身錮於極權統治下的藝術家爭取創作自由的重要基地。

鐵幕後的藝術生命

翻開匈牙利曾滿布滄桑的國史，匈牙利的祖先是騎馬遊牧民族馬紮兒人，他們於9世紀在布達佩斯建立

了城市基礎；17世紀時匈牙利淪於土耳其的統治長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是故在某些都市中，我們會發現極度華麗裝飾的哥德式建築物的旁邊，摻雜著外觀風格完全迥異的清真寺式教堂；1867年與奧地利結盟成立奧匈大帝國，也奠定了匈牙利都市近代化的基礎，然而好景不長，第一次大戰匈牙利成為戰敗國後，喪失了72%的國土與64%的人民，經濟衰絕；二次大戰時被德軍佔領，隔年匈牙利人民在蘇聯紅軍的協助下得以解放，然而卻是羊入虎口；1949年成立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七年後市民發動反獨裁動亂，城市景觀長年受到摧殘殘破，人民生活窘困不堪，這個國家直到1980年才得以脫離極權統治，重生為民主自由的國家，1989年更改國名為匈牙利共和國；而後它於2004年加入歐盟，2007年則進一步成為申根公約的會員國，擺脫貧困，經濟快車全速發動。

這個充滿著文化歷史深度的國家，在坎坷多難的國運下卻培育了許多藝術、文學與音樂的傑出人



施拉莫・恩瑞（Schrammel Imre） 聖母像 1989



費凱狄·拉斯洛 (Fekete László) 女性結構男性頭 高約60cm 2004

才，如李斯特與高大宜等知名的音樂家，即使處在三十年的極權專政下，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傑出陶藝家中，匈牙利人所佔的名單也令人不可小看，如施拉莫·恩瑞 (Schrammel Imre)、瑪麗亞·蓋絲勒、凱奇凱梅第·桑多 (Kecskeméti Sándor)、費凱狄·拉斯洛 (Fekete László)、賀洛德·賈哥辛斯基 (Herald Jagodziński)、當巴尼·桑多 (Dobány Sándor)、卡達希·伊娃 (Kadasi Eva)、馬納·桑多 (Molnár Sándor)、馬塔·納吉 (Marta Nagy)……。I.C.S.與巴蘭亞藝術創作工作坊這兩座工作營大約成立於1970年前後，其成立的最重要動力來自這個禁錮著人民身體行動的共產國家，卻無力監視藝術家的靈魂，無法澆滅他們對自由的渴望，特別是創作上共生滋養的迫切。故此，陶藝團體在陶藝家的前仆後繼之下成立，相互激勵餵養，更重要的是在被切斷資訊與行動的社會裡，他們失去旅行與資訊流通的自由，為了不與60、70年代國際當代陶藝如火燎原的發展脫節，他們不斷地邀請國際陶藝家前來到匈牙利一同駐地創作與學習；事實上在70與80年代，當代陶藝在歐洲與匈牙利正扮演當時前衛藝術的重要角色。而我這兩次的匈牙利之旅前後間隔九年，在這個相距九年的期間，我無意間見證了匈牙利社會型態的極大轉換，由原本脫離共黨專政後經濟起步的維艱，人民長期與外界隔離表現出保守、謹慎與觀望的1999

年，到後來加入歐盟經濟體成員的改頭換面，物質生活富裕起飛，充滿自信的2008年。

匈國初體驗：凱奇凱梅特ICS

1999年我與兩位日本陶藝家直接自日本飛抵匈牙利的布達佩斯機場，從入關的霎那即感受到一股冰涼觀望的氛圍，日本陶藝家隨著日本觀光客之後，只要亮出護照上印有日本字體的封套就輕易入關，意外地拿出臺灣護照的我卻隨時被刁難盤查，機場行李託運先生不顧我們的意願，還將我們的簡便行李托架，然後在出關口索取讓人咋舌的價碼，工作人員與一般民眾幾近面無表情地觀望。

匈牙利陶藝家兼策展人瑪麗亞·蓋絲勒於出境室等候接機，在望見我們時即刻彎下她175公分的身高，給我們三個嬌小的東方人最真切的歡迎擁抱，接著便坐專車直驅凱奇凱梅特 I.C.S.工作營，也是音樂家高大宜的故鄉。十六位女陶藝家，含括三位亞洲人、一位加拿大資深教授與其他來自歐洲各國的陶藝前輩，共同應「21世紀的窗」工作營的主題之邀，投注熱情，凝聚思考，以女性觀點來詮釋21世紀。

I.C.S.在成立三十九年的今日，持續接受巴奇—吉庫 (Bács-Kiskü) 縣當局的經濟補助支援，然而它最大的推手與功臣仍是創辦人傑拿斯·普羅布斯納 (János



匈牙利國際陶瓷工作營 (I.C.S.)



左起為I.C.S.的邀請藝術家保羅·索德納 (Paul Soldner)、大衛·畢恩斯 (David Binns) 以及瑪麗亞·蓋絲勒。

Probstner)，這位帶著匈牙利原祖豪邁卻嚴肅特性的執行長一路帶著這個陶藝組織與成員由沒沒無名的地方團體成為今日國際知名的創作營。歐洲陶藝有著高溫燒窯的傳統，柴燒與鹽釉燒具有歷史的承傳，即使今日的電窯與瓦斯窯的使用如此普及，柴燒與鹽釉燒仍舊沿續，愛用白瓷創作的藝術家更是大有人在。東方的柴燒多處承續傳統的實用陶瓷造型，佐以柴燒技法，這與西方不相同之處是，西方陶藝家們大多都具備扎實的雕塑技法與美學基礎，匈牙利的陶藝家不單有專注器皿製造者，以當代造型結構結合傳統燒窯手法創造出協調融合的當

代之作更是勝人一籌。在我們的駐地期間，工作營的各式設備讓陶藝家充分選擇，六座柴窯與兩座的鹽燒窯，不同於東方六天到十二天的燒法，匈牙利則是在十二至二十四小時內達到預設溫度（通常為1360度），然後一天冷卻，第三天開窯。另外I.C.S.還有兩座可燒到1400度的瓦斯窯與九台1280度的電窯，還有樂燒窯等各式現代與改良傳統的窯場。

I.C.S.的主題工作營，行程幾近滿檔，1999年也剛好是I.C.S.美術館啟用的第一年，我們正好躬逢其盛，將運到的作品在這個新美術館作了第一場的開幕展。事實上，駐地期間結束後還有一場於布達佩斯藝廊的主題發表展，因此藝術家從第一天抵達就上緊發條。意外地是，那些資深長輩的姿態還是如此從容，總在創作的中場三五人右手持紅酒，左手拿起司，舉杯後再各自回去工作室。藝術家們於早上七點陸續抵達餐廳，豐富的早點已滿桌排開，供自由挑選；手持著咖啡或紅茶的陶藝家在餐後一一回到工作區，在可以容納二十一位陶藝家的工作室，我們有著相當足夠活用的空間，還有兩位專業技術人員與學生的協助。十六位陶藝家專注自己的作品創作，中餐僅佐以簡單的麵包與沙拉，卻不忘抽空互相拜訪彼此的工作進度，相互觀摩。忙碌整天後的晚餐則是安排在鎮上的餐館，一行人踏入黃昏之景，行走在古代馬車專用的石版路上，在清脆此起彼落的踏步聲中穿梭過一家家鑲著金屬配件堅固厚實の木門與白晳或鵝

黃色的圍牆。我們坐在餐廳的露天陽台裡，在花香與茂密的樹底下，近二十人的長桌一字排開，在紅酒的舉杯時，「乾杯」兩字頓時轉換成各國語言，互拋在空氣中翻轉，正式開始了晚餐與閒聊的悠閒午夜時光。倘若餐會因故延遲，一行人則先轉往那座鑲有粉紅磚瓦的夢幻建築，即人群擁聚的市政廳前。音樂響起，在地人手牽起手，聚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大圓圈，全體跳躍舞動了起來，那也是難得的時光，得以見到那麼開懷而無憂無懼的匈牙利人笑容。

為紓解創作的忙碌，創辦人普羅布斯納特別安排我們在週日期間前往有世界遺產著稱的國家公園，參觀著名的布斯塔草原馬術秀，會後他還特地雇用了一輛馬車，讓穿著傳統馬紮服的車夫一路載著我們穿過大草原，拜訪他在國家公園內的兩座別莊。大夥在清風吹拂、大自然圍繞的涼亭，或吃喝或打盹與採集果實消暑那個盛夏的午後時光。

當駐地創作結束與兩場展覽交流皆圓滿閉幕後，我們三個東方人前往布達佩斯觀光，不論是乘坐地鐵或是搭乘那一部部深不見底的電梯時，都會感受到全車或電梯另一端的乘客對我們從頭掃描到腳的目光，毫無掩飾或迴避；我們坐在裝潢時尚的露天咖啡廳飲一杯臺幣二十五元的紅莓冰茶，或是在典雅的餐廳叫一客臺幣二百五十元的鵝肝牛排時，周圍的目光也忍不住圍攏，雖然他們已盡可能地帶著含蓄的節制。我站在多瑙河邊，觀賞這條河光粼粼奔流、不見盡頭的大河，想像它見證匈牙利歷史，同樣它也讓世世代代的人民與觀光客所見證。那正是1999年我離開匈牙利時，所留下的幾幕深刻印象。

再訪匈牙利：巴蘭亞藝術創作工作營

2008年當我再度踏進布達佩斯機場時，因歐盟簽證的關係，一路從下機後提起行李就直接出關，多位手持名單的接機者在接機處等候。我走向一位穿著白色襯衫與黑色西裝褲的先生，他提起我的行李逕往他的客車走去，因一路上極度勞累，上了車的我隨即沉沉睡去。

大約近四小時的車程，說著匈牙利文的司機將我叫醒，而車子此刻停在一座修道院的外面，他下車詢問當地人，而後推開前方兩扇巨大的木門，車子直接駛進一處散落著陶藝雕塑的綠地園區，一位非常優雅的中年婦人在司機的簽單上簽了名字，此時我才知道她正是巴蘭亞藝術創作工作營的執行長——瑞卡·瓦希（Reka Vaczy）。

巴蘭亞藝術創作工作營是一個複合式工作營的統稱，它包含位在巴蘭亞郡希可洛斯鎮（Siklós）的陶藝



維拉尼石雕公園一景

工作營與位於維拉尼鎮（Villány）的石雕工作營與公園。巴蘭亞郡位在匈牙利的西南方，距離布達佩斯大約是三至四小時的車程，離匈牙利第四大城佩奇（Pecs）則約三十至四十分鐘的車程。

巴蘭亞藝術工作營的成立時間比I.C.S.稍早，大約是在1968年時，在藝術家奔走籌畫下設立，它與I.C.S.不同之處乃是，I.C.S.從一開始申請成立的策畫原型就是由普羅布斯納主導，直到今日，期間再由其他陶藝家共同出力；而巴蘭亞藝術創作工作營則偏向在不同的階段由幾位主要的領導人接力奉獻，如第一階段的伊娃·桑基（Eva Csenkey），第二階段的伊斯凡·賈多（Isvan Gador），他也是匈牙利當代陶藝初創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後還有佩奇藝術大學碩士班初創課程的教授施拉莫·恩瑞、伊斯特凡·班錫克（Istvan Bencsik）、伊羅娜·凱絲露（Ilona Keseru）、桑多·瑞法韋（Sándor Rétfalvi）等將博士科班的藝術教育理論與實場體證的訓練延伸到創作工作營共同合作的藝術家，其中恩瑞大半輩子都任教於匈牙利應用藝術大學，他有著扎實的西方雕塑的深厚素養，將雕塑的基底運用在當代陶藝觀念上，將陶土特有本質賦予具象軀體重生，這位大師對匈牙利的陶藝環境提升與當代陶藝的藝術價值及後代的陶藝家都有很大的影響與貢獻。

希可洛斯鎮位於無盡頭的綠地平原，放眼望去沒有任何高山丘嶺，一望無際的草原與天空在遠方交會成模糊的交界線，青翠草原延展於天藍的青空下，所有相關於綠與藍的色層相互襯托，壯碩與多樣的樹叢恣意地隨著清風飄動，如此舒坦、壯麗卻又如此幽靜，草原上四處可見綿延不斷的城牆斷壁、甚至是觀察敵情的瞭望台，據說這正是為防禦蒙古金帳汗國於1241年時的入侵所建。巴蘭亞藝術創作工作營事實上於1967年時，就已有雕刻家開始在位於維拉尼的採石場創作，藝術家慢慢地聚集，1968年時更是西歐年輕藝術家最早的匯集創作之地。而後於1970年才區分成希可洛斯陶藝創作營與維拉尼石雕公園，而現今都統籌於巴蘭亞藝術創作工作營執行長瑞卡·瓦希的管理下。

有別於I.C.S.前身是由農場、工廠等複合建築與建地的改建，希可洛斯工作營是一所建於17世紀聖方濟的修道院，這座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的修道院不但保存完善，而且至今仍是神父傳道與居住的所在。其陶藝創作營由寬敞綠地包圍著修道院，三層樓建築的長方型修道院有一個中庭花園，外觀是鵝黃牆面鑲著白邊，內部則是白色窗框鑲在膚橘的牆面上。極權專政時修道院被迫關閉，而後陶藝家們爭取到這座建築，礙於經費有限，因而僅作了部分的重新整頓與維修，整個用地與建築一切為二，現今一半是陶藝創作營，一半仍維持教會功能。整棟建築一樓有藝廊，室內窯室；二樓是單獨隔間的工作室、石膏模型室、釉藥室還有執行長的辦公室；三樓則是餐廳，住宿房間與圖書館等。由於整座建築建於17世紀，故不論是走道或屋子內部屋樑的結構、花雕裝飾或餐廳的座椅、垂燈乃至我們宿舍的床鋪與衣櫃等，都是當時修道院修士們生活使用的物項原貌。因此身處這座隨手觸及皆是古跡與古董的創作環境，的確是非常獨特的經驗。



希可洛斯陶藝工作營



希可洛斯陶藝工作營內部

清晨六點，教堂清脆的鐘聲就在我們住宿屋頂上方響起，鳥聲蟲鳴的田園小鎮景觀拉開一天序幕，星期天更可以聽到唱詩班的優美歌聲迴盪於整座建築物內。七點鐘廚房裡已有兩位匈牙利女廚師為我們準備了早點，而每天的中餐則是相當豐盛的匈牙利料理，由於地處知名酒莊的所在，飯桌上也常備有數種不同品種的葡萄酒供我們品嚐；在我們進入工作室創作後，她們則會開始打掃公共環境，甚至為我們的房間換上新的床單。

每次抵達一個新的工作環境，其最大的挑戰就是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了解當地的土性與釉色，然後於開工前不斷反覆地測試。很幸運的是，匈牙利出產的陶土與瓷土於歐洲頗負盛名，不但可承受1380度的高溫，而且也適合戶外的大型雕塑製作。在我駐地期間，營區內的所有窯場全部開放，不論是1380度的柴燒、1360度的鹽燒或1360度的白瓷窯，當然還包含了樂燒與電窯、瓦斯窯。在強調環保的今日，耗費六天到十二天的柴燒的確引起許多環保人士的討論，然而在這兒1380度柴燒則設定十二小時；此次我們的柴燒因中場溫度一度停滯不前，才延長到二十四小時達到目標。此外，鹽燒與白瓷燒也一樣以十二小時為標準，這也是我參與過日本與歐洲幾次柴燒少有的經驗，儘管半信半疑，開窯的結果不論是柴燒，鹽燒與白瓷燒，作品的成果讓我感到驚豔。

駐地期間我們也幾度前往佩奇，除了參加匈牙利陶藝雙年展的開幕式，更藉此機會參觀匈牙利知名的喬那



邵婷如 21世紀所有的頭銜都可炒作販售，唯有自由的心靈無價 21×190×90cm 2007

伊（Zsolnay）陶瓷美術館，這座於19世紀生產建築用的陶器工廠享譽歐洲，其產品不但品質精美，且不斷創新開發獨特的釉色，佩奇當地的許多建築物屋頂色澤華麗的瓦片正是當年喬那伊陶瓷的產物，即使在21世紀的今日，回顧這個兩百多年的工業陶瓷，不但毫無過時或老氣的感覺，反讓人感嘆當年陶瓷的工業技術與美感不但彰顯那時的成就，直到21世紀，其光環還讓人同樣敬畏與感動。另外執行長瓦希還特地安排我們到城堡觀賞匈牙利傳統歌劇，那大概是離工作營十分鐘散步的路程，我們於開幕前一個小時抵達，群眾早就坐滿觀眾席，舞台架在城堡的中庭，熱愛唱歌的匈牙利人隨著舞台上的劇情不斷地跟著哼唱，笑聲與掌聲在兩個小時內毫無中斷；混在匈牙利觀眾席的我，不但不再受到當年在首都布達佩斯那種被掃描冷冽的目光對待，此時更因為我長相的與眾不同，觀眾們還不時投給我一個友善的笑容。

匈牙利的新生代早已誕生，這群出生、成長在民主自由氛圍的大學生正如同這個世代散落在每個自由國家的年輕人，開朗、友善且自信；老一代的匈牙利人，也已經習慣接受不斷湧入，或為投資或為移民還是觀光的外來客。然而經濟起飛後的匈牙利，同樣面臨M型社會貧富嚴重差距的考驗，物價飛漲讓人咋舌，現今民生消費水準比起日本的水準有過之而無不及，而藝術家永遠是資源最少的一群弱勢，即使是在今日，藝術中心或藝



邵婷如 「在虛實，在陰陽，但是中庸而已」系列 1360度 青瓷

術家仍須處處向地方或中央爭取補助，卻常是在政治角力中輕易被大筆砍去創作經費資助。這種情況在臺灣也一點都不陌生。歷史將帶著這些首重經濟發展多於文化深根國家的藝術家往哪條道路邁去？

註釋

1 I.C.S.美術館直至今日，收藏了分別來自四十三個國家、三百五十五位陶藝家共兩千六百件作品。

※這兩個藝術中心不單固定有主題邀請的工作營，倘若藝術家想體驗匈牙利文化與陶藝創作，也可自費前往，相關資料可查詢以下網站：
The International Ceramics Studio：http://www.ics.hu.org
Baranyai Alkotótelepek：http://www.artworkshops.hu